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八八回 四英雄奮力追二賊 一老漢袖手戰三雄

話說馬如飛、周禮在盤山谷吃食店裡，因身邊忘了帶錢，卻又欠不下帳來，心中焦急不過。突然來了一個禿頭奴，送到一封書信，掉頭就走。馬如飛接信觀看，外面卻寫的自家名字，裡面有一物件，同一方小石塊一般。心中奇怪之至，忙將信拆開一看。忽見一樣物件「嘍」的落在桌上，再一細看，原來一塊小銀，還帶了一些零碎，總共也不過幾錢的光景。裡又有一說帖，上寫道：弟將空手結姻緣，兄至須化買路錢，惹俺和尚笑連天。酒湯糕餅吃下肚，沒得出門邊。來銀五錢三，剛剛費用到軍前。即此回轉莫耽延。一八再到二八日，大家齊唱大團圓。馬如飛看畢，見下面畫了一隻酒罈，二把鐵錘，知道是濟公的信。又同周禮參詳了一陣，曉得信中叫他們回營，銀子是給他們開發吃食店的。大略隱而不露，暗合著周信同祝三妹成親一段話。二人真個佩服，便道：「忒也奇怪，他連我們沒有銀子出店家的門都曉得了。」二人將那一塊頭小銀叫那伙計一戩，果然五錢三分，一釐不多，一釐不少，心中更覺奇怪。周禮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也不必去招安祝三公，回了營就拿聖僧的這封信交令罷了。」馬如飛想了一想道：「論大例，派遵軍令要緊，但聖僧說的話卻有實在，拿這信繳令，卻也使得。」馬如飛就將佩玉仍然係好，又將濟公的信同一些碎銀統統收在衣袋裡面，出了店門。馬如飛怕耽擱時候，將將把濟公送的銀子多下來的零碎，僱了領路送出了谷口，一逕回了大營。將濟公的信呈上，說明情由。

但是濟公因何得到盤山谷的呢？只因周信、周義、周仁、褚彪四人將蓋世豪圍住，正在緊急之際，狄小霞救兵已到。錢志見蓋世豪被圍，他挺一挺槍奔上，四人分了些神，蓋世豪亦銅刀一緊，突然破圍而去，便招呼錢志道：「錢將軍，大事不好，跟我趕快走罷！」錢志其時並非有心逃奔盤山谷，也叫事有湊巧，偏偏直北上沒什麼兵，錢志同蓋世豪便向直北落荒而走。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那裡肯捨，四騎緊緊追來。卻然就追到馬如飛、周禮、周智問路的那三叉路口，其時祝三公才吃過中飯，攬了祝善的兒子名叫虎官，到谷口來望望野景。外面小西天雖鬧得這樣。

獨祝三公雖微微聽見風聲，卻全然不知底細。皆因這祝老借這盤山谷就同隱居一樣，全不同外面往來，曉得時勢不好，連自家的兒女輕易都不許出門。好在家中糧食足有的，銀錢是多的，委實關起門坐享太平。這日偶到谷口，也算是陡然高興，那知才到出谷的那條大路，只見兩匹馬如飛似的從對面奔來。祝三公並未看見那馬上騎的何人，究竟錢志少年眼大，他老早的看見師父祝三公了，心中這一喜非同小可；忽又想到：我這師父非同旁人，他從來不幫盜匪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得成功。就這推想的時候，後面追的馬已堪堪就近，錢志便同蓋世豪打了一個哨語，兩人跳下馬來就往祝三公面前一跪，說道：「師父救命！後面有強盜追了殺得來了。」祝三公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錢志同一認不得的英雄。祝三公罵道：「沒用的東西！你不會回身射他們幾箭嗎？」錢志道：「快莫提箭，被一個姓石的叫石敢當，被他用妖術盜著去了。」祝三公還要問那石敢當是何來歷，只見三個白面壯士，一個黑臉玄壇似的，四騎馬已到了面前。錢志同蓋世豪牽住馬韁，就向祝三公後面一站，蓋世豪不知祝三公的究竟，以為這一個鄉下老騾，手上還攬了一個小孩子，怎樣庇護二人得住？就想上馬再逃，錢志忙暗暗遞了一些消息。

此時周仁、周義、周信已到了祝三公面前，打起話來了。但那周家兄弟三個全是關北的口音，祝三公本領雖好，究竟年齒上，有些耳聾八的，兩面說話都不甚清楚。加之褚彪由後面趕來，開口「爺爺」，閉口「老子」，說些混話，祝三公真個把他們當作一伙的強盜。便破口大罵：「狗強盜，少放肆，老太爺此時不管你們，你們滾罷！若是再不自量，可不怪我老頭子動起火來，那就暫時請你們這幾個小雜種到閻王老子家裡吃晚飯去了。」當下這番言辭，周仁、周義究竟閱歷大些，曉得這老者手無寸鐵，說這些大話，一定是有真手段，因此不敢造次動手。那小呆子褚彪他裡外混牽，勒住馬在旁邊，向著老頭子裝呆像。獨有周信真個是忍耐不住了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他便舉起過頭槍，貫足力量，對準祝三公胸前刺進，以為這一槍老頭子多分是穿心過了。那知老頭子也可奇怪，連讓都不曾讓，那老頭子彷彿一個橡皮人兒，看見衣服被槍戳了多深，那槍及至收回，老頭子將衣服撲了一撲，大笑道：「還算好，並不曾戳得破。看你們這幾個狗強盜，多分是豆腐山上的大王，吃豆腐長大的，一點力氣沒有。不然就便人戳不死，那裡連衣裳都戳不破嗎？」周信被他這一耍笑，格外無名火起，又緊一緊槍，直向喉下刺去。當那周信第一槍收回的時候，周仁、周義在旁邊看得親切，暗道：這老頭子果真有些花頭呢，假若殺他不死，我們還有些難得脫身。就這第二槍周信刺去，周仁、周義也暗暗的順過手上的槍，突然同周信的槍一齊到了喉下，那個勢子彷彿同平升三戟一般。那知這老頭子真是名不虛傳，他一些都不驚慌，反轉將二目一開，直聽「咯咋咋」的幾聲，每人手上只剩得半截槍桿，三支槍通通折為兩斷。老頭子將喉嚨搔了一搔，笑道：「你們這三個吃豆腐的東西，撩得人喉下怪癢的。」三人見勢不妙，撥馬就走。褚彪也把頭一抱，拎馬跟著就跑。

祝三公大笑道：「委實少年人慣會買便宜，那裡就輪不著老頭子回一回手嗎？你們殺人的力氣沒得，逃走的本領倒是很快的呢。我老頭子人老骨頭硬，追是斷追不過你們這些小伙子，也罷，且把我的伙伴兒請得來用一用罷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祝三公已從身邊將金鋼圈掏出，遠遠向半空中擱了幾擱，只見八隻金鋼圈從半天中直向周家兄弟、褚彪奔來。褚彪抱住頭走不幾步，覺得後面並未有人追趕，便放下手來，掉頭一望，果見那老頭子還站在那裡，呆子以為真個沒事，抬頭一望，見天上有八個圈子，他哪裡曉得祝三公練的暗器，便呆頭呆腦的大喊道：「周家朋友不要驚慌，那老狗已被我畫了一道符，定住身子不得追來了。你們看看這半天上九連環的風箏，倒是很好耍的呢。」可憐褚彪話才說完，那兩個圈子已從他頭上落下，把褚彪繫得同一個豬子差不多，「通」的由馬上栽下。周家兄弟聽褚彪在後那樣喊法，也便掉頭望了一望，就這掉頭的時候，那金鋼圈也統統落下，將三人捆下馬來。

那馬都溜了韁，東奔一匹，西奔一匹，不知那處去了。此時四人睡在地下，見祝三公並未到來，便各想各的脫身計。周仁、周義、周信都運動真功，要想把圈子繃斷；褚彪便想把身子收小了退出。那知繃也不中用，縮也不中用，霎時間來了一班莊漢，兩個抬一個，抬了就走。

但見那路之上轉了有幾個彎子，才到了一家大門樓。莊漢到裡面，向那廳前青度石上「通」的將四人攆下。搭眼向廳上一看，只見正中坐了那位老英雄，下手生了兩個壯士，揆度那種形像，定是這老頭的兒子。末坐一個絕色佳人，年約八九歲，那千嬌百媚之中，卻露出一種英姿颯爽的氣度。上首便坐的蓋世豪、錢志那兩個活賊，一些莊漢都站在旁邊。忽聽那老漢道：「將那四個強盜帶上廳來！」莊漢答應了一聲，又將四人搭上廳去。祝三公問道：「你們這些狗強盜，是那一山那一寨，姓甚名誰，從實說來！」周家兄弟可憐他聽江南的上話只懂得三成數，他不曉得祝三公問的什麼，只聽他開口就是狗長狗短的，三人也大罵道：「老狗休得放肆，要殺就殺，裝腔作勢什麼！」就此龜驢駝蛋那成一條聲。祝三公曉得這三個少年都是硬漢，便向褚彪道：「你怎麼不開口？可從實說來！」褚彪道：「小呆子說便肯說，總要求老祖宗饒命！適才他三人請老祖宗吃槍，小呆子深怕分不出個賢愚來，說笑話的口氣，恨不得把支鞭夾在屁眼裡，一些都不曾敢放肆。你老祖宗也要分別出一個賢愚。」祝三公罵道：「狗賊！不必繁碎，快些說來是了。」褚彪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」當下心裡又想到：這個老賊他既同八把苛拿錢志是一個人，多分也是強盜窩裡的都元帥，我如說出是大宋營的將官，豈不剛剛是他的對頭，那還有得逃生嗎？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沒事。打算已定，方要開口，忽聽那廳屋地下「沙啦」一聲，周信突然不見。大眾吆喝了一聲，褚彪此時也便縮住了口，就連周仁、周義都不曉得是個什麼原故。畢竟這周信可是真個逃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都元帥，我如說出是大宋營的將官，豈不剛剛是他的對頭，那還有得逃生嗎？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沒事。打算已定，方要開口，忽聽那廳屋地下「沙啦」一聲，周信突然不見。大眾吆喝了一聲，褚彪此時也便縮住了口，就連周仁、周義都不曉得是個什麼原故。畢竟這周信可是真個逃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